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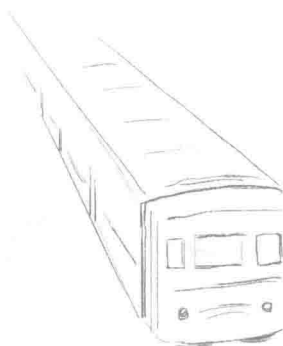
青山七惠

离别的声音



离别的声音

〔日〕青山七惠 著 竺家荣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离别的声音/[日]青山七惠著;竺家荣译.—2版.—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2016.8
ISBN 978-7-5442-8247-5

I. ①离… II. ①青…②竺… III.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023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2-005

OWAKARE NO OTO by AOYAMA Nanae

Copyright © 2010 by AOYAMA Nanae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2010.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AOYAMA Nanae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Tohan Corporation, Japan.

离别的声音

[日]青山七惠 著

竺家荣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刘恩凡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10千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2版
印 次 2016年8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8247-5
定 价 3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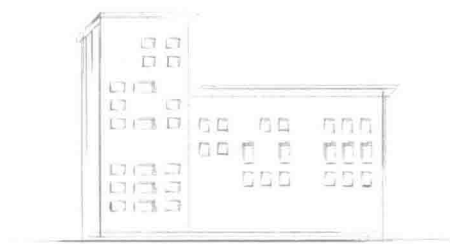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目录

法比安家的回忆	157
徒劳	123
二饲先生的近况	95
自己的女儿	65
修鞋的男人	33
新大楼	1

新大楼



马路对面新起了一座高楼。

真美子每天早晨给窗台上的花瓶换完水，便从百叶窗的缝隙间俯瞰下面的建筑工地。大楼一天天在增高，遮挡参差不齐的钢筋和玻璃窗的灰色挡板的面积也在扩大。前几天，敲击金属的声音还像是从隔得老远的房间的电视里传来的一样，现在听着也像屋子里的电话铃声，或者电脑开关机时的电子音那么近了。

真美子每天吃完午餐回公司的时候，都会顺路走到那个工地前，去呼吸一通那里的电焊火花味儿、尘土味儿，或者没有干透的水泥味儿。她觉得这些气味和寺庙里的香火味儿有那么一点相似。

人行道和正施工的大楼之间隔着一道蛇纹样的铁丝网护栏。透过网眼，真美子能仔仔细细地观察工地上那些男人身上穿的脏兮兮的工作服，还有从他们后裤兜里露出来的摇摇晃晃

的手机链之类。只不过他们的脸全都是黑黢黢的，一个模样，她只能凭着有没有留胡须啦、安全帽下边露没露出头发啦，以及身体的胖瘦来区分谁是谁。

真美子朝着四车道大马路的十字路口走去，途中，铁丝网护栏变成了印有建筑公司商标的白墙。白墙正中央画着一张大大的宣传画，上面是个浓眉大眼、稚气未脱的年轻建筑工人，头上戴着和铁丝网里那些建筑工人一模一样的黄色安全帽，微微仰着脸在向路人鞠躬。真美子怎么看都觉得这幅宣传画画得不招人待见。

立在宣传画旁边的布告板上的“建筑计划公告”里，详细写明了占地面积、建筑面积、主体结构、楼层数、施工方、设计方等等。“开工日”是七个月前，“计划完工日”是十三个月后。在这张告示旁边，还挂着一块办公室里用的那种白写字板，上面用碳素笔写着以“致附近居民”为标题的本周施工计划。

这个“致附近居民”里面包不包括我呢？大概包括在里头吧。我整天都在它对面这座大楼里上班呀。真美子打算自己予以认可。

可话又说回来，什么时候完成什么，干吗要规定得这么死呢？不管是制订一周菜谱还是海外旅行计划，真美子都特别发憊。她订的计划差不多都会推迟。即便订得比较宽松，食材和时间有了富余，可是若不能消化这些剩余之物，也给人失败感。

真美子看了看表，午休时间还剩几分钟，再加上刷牙和化妆的工夫，回去时肯定超过一点了。一想到那迎接自己回办公桌的目光，真美子就不由得郁闷起来。

虽说会感觉郁闷，但真美子几乎每天都稍稍超出一个小时的午休时间，才回办公室去。

真美子现在在一位孕妇手下工作。

虽说是手下，其实这位孕妇没什么头衔，所以不能算是上司。年龄多大也搞不清楚。不知道她是哪年来的这家公司，从她和同事的对话来判断，好像在这儿有些年头了。真美子虽说进公司已经三个月了，但每天打照面的人在这儿干了多长时间，她根本就猜不出来。这也难怪，她每天都和这位姓藤仓的孕妇在一个小房间里工作。

她们俩的办公室被称为“藤仓的房间”或被直呼为“小房间”，有八叠左右，位于写字间最边上。一推开贴着“操作间”三个银字的门，迎面便是成堆的写着“溶解”两个草字的纸箱。这些纸箱有时候堆得都快赶上将近一米七的真美子高了。

参观完工地回来，真美子简单地刷牙和化妆后，推开小房间的门，飞快地说着“我回来了”，一屁股坐在自己的椅子上。

房间里只有两个人，所以这声音听起来格外清晰，仿佛

在强调自己迟到了似的。像以往一样，盯着电脑画面的藤仓只抬了一下眼睛，说了声“回来啦”。一副镶着厚镜片的粗框眼镜稳稳地架在她的眉宇之间，染成茶色的髻发打着旋儿松松垮垮地垂在肩头。怪怪的眼镜，每天真美子都这样想，今天也不例外。

真美子开始查看邮件时，藤仓倏地站起身来，拎起藏蓝色的尼龙小手袋，说声“我去吃午餐”，就走出了房间。

真美子使劲伸了个懒腰。

两个人待在狭小的房间里，几乎一整天都不说话地埋头工作，起初她还觉得这样蛮有趣，以为自己很享受这样的工作环境。可干了还不到一个星期，她就清楚地意识到，每当藤仓一离开，自己的注意力就会像结结实实绕成团儿的毛线球一下子松懈了似的，盯着屋子里某个地方发呆的时间越来越长。“累死了。”她甚至会这样自言自语，“真够累的，她在的时候。”一旦有了这样的感觉，她就巴不得藤仓不在的时间越长越好。

就连午休时间，真美子也一向是超出一会儿才回来，所以希望藤仓也晚一点回来。虽说这么期望，但是藤仓必定在一个小时以内回房间。因临时开会等等，藤仓有时离开大约一刻钟，随着她的关门声，真美子脸上会禁不住漾起微笑，想控制都控制不了。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忍着不敢笑了。真美子一个人

想怎么笑就可以怎么笑。因为从下个月开始，藤仓不再来公司上班了。

几天前的一个早晨，藤仓告诉真美子她怀孕了。

快上班时，藤仓用和平时布置工作一样平板的语气问道：“你现在有空吗？”还没听完真美子慢吞吞的回答，便告诉她：“我这个月月底就辞职了。”

“啊？这么突然。为什么呀？”真美子慌了神，虽然猜不出原因，却感觉跟自己有关似的。

“因为我怀孕了。”

藤仓并没有显得不好意思，她等着真美子回应。真美子心里想着不要看，却还是忍不住朝抽屉前藤仓的肚子瞧了一眼。她的肚子还是瘪瘪的呢。

“是真的吗？”

藤仓一脸惊讶地回答：“是啊，当然是真的了。”然后就像对一个头脑迟钝的孩子说话似的，接着说：“公司里已经有几个人知道了，但这种事我还是想自己告诉你。还有，我已经报告部长了。所以，我把这里的工作稍微整理一下，从下周开始跟你交接，请多关照。”

“啊，好的……”

然后一直到下班，两人再没有交谈。

在干活的间歇，真美子虽然也会想“藤仓因怀孕辞职了”，但基本上想的都是“这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其间，营业部的几个人先后来跟藤仓确认什么，不过有关怀孕的事，藤仓和其他人没有提及半句。

最令真美子感到匪夷所思的是，藤仓眼睛一刻不离开资料和电脑屏幕，究竟是怎么监视自己的进度的？每当真美子的活儿告一段落，想歇口气的时候，藤仓便不失时机地发出下一步该做什么的指示。她的声音听起来就像小孩子学大人说话那样嘤声嘤气的。

不光是声音，藤仓脸上每一个部件都小巧玲珑，唯独眼睛又大又圆，即便妆化得再漂亮，她给人的印象也还是娃娃脸。虽然戴着一副与脸型极不相称的镜片极厚又俗不可耐的眼镜，但这种不平衡感更加强了整个人的幼稚感觉。虽说如此，真美子起身把文件递给坐着的藤仓时，也曾发现她那打理得很入时的茶色鬓发里夹杂着少许白发。

现在也是这样，真美子站在藤仓身边，打算利用午后从百叶窗间照进来的阳光寻找藤仓的白发。藤仓为了核查真美子打印的资料，手里拿着红色圆珠笔，正低着头看。

不知藤仓是不是意识到了自己的视线？真美子心里揣测着，继续凝视她的后脑勺，仿佛要在那儿一点点钻出个洞似的。藤仓用指尖捏着笔，在一个单词上停顿下来，打了一个大大的

叉，然后在几个数字和句子上也打了同样的叉。

真美子转过身去，扒开百叶窗一看，起重机正在将地面上散落的钢筋下脚料归拢到一起。从五楼望下去，那些钢筋宛如工具箱里一堆弯曲的钉子。真美子轻轻叹息了一声，把半袖衫的袖子挽到肩头。

“你热吗？”

藤仓好像核查完了，看着回过头来的真美子的眼睛问道。真美子看见桌上的资料打满了红叉。

“嗯，有点。”真美子回答。

藤仓没有说话，走出去了。过了十几秒钟，她拿来一个黄绿色的大电风扇，放在她们那两张并排摆放的桌子对面，把插头插在角落里的电源插座上，过来打开了电扇。随着嗖的一声，空气被搅动了，凉风吹拂到真美子的脸颊上，在她耳边留下酥痒的感觉。

“这个，请修改一下再交给我。”

接过资料，真美子回到座位上，将电脑里的文字修改成写在叉子旁边的那些红字。

设定为摇头的电扇，交替着给真美子和藤仓送来凉风，并不因真美子的期望而多吹给她一些。电扇也吹拂着电脑旁一角摆放着贴了统一尺寸记事贴的文件夹的无人空间，还有藤仓电脑边上贴的粉红记事贴，而后把藤仓眼镜两边垂着的鬓发吹得

飘舞起来。

藤仓桌子上的一张记事贴被风吹到了地上。真美子冲着风扇使劲张大嘴巴，吸入了一大口带着塑料味儿的空气。

“樋口小姐。”藤仓飞快地说道。真美子将嘴巴张得更大一些，想发出“哎”的声音。

“那些资料回头再改也行，给快递公司打电话了吗？”

“打了。啊，没打。”

“到底打没打？”

“还没有……”

“请现在打一个吧。就是送货那件事。请他们从星期五开始改时间，不然营销部就不好办了。尽快打一个吧。”

藤仓噼里啪啦地敲起键盘来，犹如要刺激出真美子的反应一般。真美子捡起掉在地上的记事贴，放回藤仓桌边。

藤仓只说最低限度的必须要说的话。

真美子无法想象，和这个人长期在一起的人，无论是她肚子里孩子的父亲，还是她的父母或者朋友，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放松紧闭的嘴唇，摘掉连细微灰尘也不放过的厚眼镜，懒懒地躺倒在沙发上自说自话，和朋友天南海北地胡聊一通之类的事，她曾经做过吗？她对某件事情感到过彷徨，或者发自内心地吃惊过吗？把那修得很漂亮的眉毛往下一耷拉，鼓起鼻孔，嘴巴张开一指宽使劲往外咧那样的滑稽

表情，她做得出来吗？还有，难道就不曾有人对她说：“你不觉得你的眼镜怪怪的吗？”

“樋口小姐。”

“啊，哎。”

“快递公司的电话号码，你要吗？”

与想象中的藤仓相差很远，眼前的藤仓显得很焦躁。真美子抬起手按着额头，以懒懒的目光回应她。

真美子今年二月进公司的时候，对面的大楼已经开始施工了，但还不到这栋大楼一半高。建筑工人住的预制板房现在已经遮蔽在新大楼的阴影里，那会儿还几乎一览无余呢。

真美子想看到一片平地上凭空出现一个巨大的钢筋水泥地基，然后搭建起脚手架，并一天天被建筑工人的黄色安全帽星星点点地覆盖起来的光景。

现在是五月中旬，让人汗津津的艳阳天已持续了好几天。樱花开始凋谢这几周以来，新大楼眼看着增高了好多。瞧这架势，下周就会超过自己工作的这座大楼了。

真美子工作的公司，租用的是一座在这一带以陈旧闻名的写字楼的五层。

这一带漂亮高楼林立，而这座只有八层高的建筑外观就像生了锈的骰子一般寒酸。空调夏天制冷很不给力，冬天制热却好得出奇，暖风劲吹，遍及公司每一个角落。由于这个缘故，

来上班的人一年到头都是夏装打扮。除了一部分男士夏天也喜欢穿西服，女士们基本上是半袖衫，到了冬天，她们只需在外面套上一件黑色或咖啡色的厚外衣就足够了。

是藤仓把这座写字楼的特殊习俗告诉真美子的。

真美子进公司那天，总务主任简短地向她交代了工作内容，便把她带到最边上的这个小房间。当时，真美子把羊绒短外衣搭在胳膊上，穿着银灰色套裙，鼻尖渗出了汗珠。

一进房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摞摞堆得毫无章法可言的纸箱。背靠窗户并排摆着两张桌子，靠近门口的桌子前坐着一个在写东西的女子。当她抬起头来，只见她鼻子上架着一副大大的眼镜，嘴唇紧闭，给真美子的印象至少是不大高兴。两张桌子前面有条不宽不窄的过道，这儿宛如一间永远不会有面试者进来的奇妙的面试室。

“藤仓小姐，这位是接替远藤君的樋口小姐。请你带一带她。”

总务主任说完，那女子立刻站起来低下头，说：“请多关照。”然后又坐下了。真美子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藤仓小姐”。她胸前的口袋上用别针别着一张名牌大小的纸条。真美子眯起眼睛，想看清楚那上面写的是什麼，却感受到对方镜片后面逼人的压力，只好将视线转向窗外。

总务主任一离开，藤仓便问真美子：“你热吗？”真美子用

手背抹了抹鼻尖的汗，回答：“嗯，有点。”藤仓站起来，带真美子来到房间角落的衣帽架前。上面吊着两个黑色衣架，其中一个端端正正挂着一件比翼式样^①的驼色短大衣，就像商店里卖衣服似的。

“请把大衣挂在这儿。”

真美子照着吩咐把外衣挂上去，顺手抹了一把鼻尖冒出的汗，同时飞快地瞅了一眼旁边细长的储物柜。

“不挂在这里面也可以吗？”

藤仓不耐烦似的答了句“可以”，就回到座位上去了，一坐下便立刻开始写东西，丝毫没有表现出关心真美子的意思。“那个……”真美子想问点什么。“请稍等一下。”藤仓这么回答，却没有停下打字的手。没法子，真美子只好把自己的东西放在那张空着的桌子上，从百叶窗的缝隙间往外眺望。黄色的安全帽就像便当盒里吃剩的炒鸡蛋残渣一般，散落在灰色挡板间。

“那边要盖新的大楼。”

过了五分钟，藤仓用漠不关心的口吻说道，她手里的活儿似乎告一段落了。然后，她瞧着真美子身上的银灰色套装和鼻尖上又开始冒出来的汗珠，同样用淡淡的语调告诉她这个楼里一年到头不变的温度和明天该穿什么来上班。

^①不露出扣子的式样。